

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夏利亚宾传

尼 庫 林 著

一九五六年·北京

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夏利亞賓傳

尼庫林著

范乐善譯

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D7100/34

Л. Никуллн

Федор Шаляпин

本書根據 Искусство 1954 年版譯出

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夏利亞賓傳

原著者 [苏] 尼庫林

翻譯者 范 乐 善

*

開本：787×1092 耗 1/25

頁數：107 插圖：6 頁 印張：8 14/25 文字：151,000

195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760 冊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3 号

音樂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溝沿頭 33 号

新华書店總經售

*

統一書号：8026·255 定价(10) 1.34 元

內 容 提 要

夏利亞賓是世界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也是俄羅斯歌劇藝術的改革者，他憑自己的力量經過了曲折的生活道路，爲的是要向所有的人歌唱俄羅斯。本書詳盡地闡述了歌唱家的一生的勞績，介紹了他的動人的創作活動，可供音樂與文藝愛好者閱讀。



目 次

夏利亞賓傳	1
-------------	---

附錄：

一、本書歌劇名稱俄華對照	209
二、本書歌劇人名俄華對照	211
三、本書人名俄華對照	213

夏利亞賓傳

一九四四年春天，在美麗如畫的伏爾加河斜坡上，有兩個人面對着夕陽坐在長椅中，從那裏可以遙見奧卡河與伏爾加河的合流。那時正是河流春泛的時候，遠望一片銀色，燃熾着紫色的黃金——偉大的河流，無限遼闊的俄羅斯土地，和被高的綠色河岸所環繞的下諾夫哥羅德城堡的牆垣，這樣一幅畫面，無論是誰看了都要激動。

在這個時候，我們很自然的談起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我們談到高爾基不平凡的生活與這座城以及這條偉大河流的聯系。我們記得與高爾基日後生活極關重要的，他與作家柯羅連科的談話，就是在這裏、在斜坡上進行的。……

天色完全黑下來的時候，我們聽見無線電傳來高爾基所非常歡喜並推崇為天才的俄羅斯演員的聲音與歌曲……這個充滿了無比的魔力，意味深長，富有音樂天才與情感的聲音，就是伏爾加河畔誕生的人，俄羅斯大地的兒子菲多爾·夏利亞賓的聲音。

我們感到一種莫名的激動。當我們的偉大人民正在對敵人進攻，以雷霆萬鈞之力把敵人自蘇維埃土地上驅走的時候，我們在伏爾加河斜坡上傾聽這種俄羅斯歌曲，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歌聲繼續着，無比的歌喉打動人的心靈深處。只有人民的兒子，俄羅斯的天才夏利亞賓才能唱得這樣出色。

記得高爾基論夏利亞賓的話：

“像他這樣的人出現，就是為了提醒我們所有的人：俄羅斯人民

是多麼有力量，多麼美麗，而且多麼有天才。這樣的人是和俄羅斯人民血肉相關的，他憑自己的力量經過了生活的荊棘與狹路，爲的是要向所有的人歌唱俄羅斯，向所有的人証明俄羅斯的內在深處是多麼有天才、卓越而令人神往。……”

偉大的俄羅斯作家的這些話，說出了他對祖國無限的熱愛，也說出了他對一個曾經爲俄羅斯藝術及世界藝術榮譽盡了很大力量的、俄羅斯天才的兒子的熱愛。



非多爾·伊凡諾維奇·夏利亞賓

一八七三年在維亞特卡省洛貢諾夫斯基村農民伊凡·夏利亞賓家裏生了一個兒子，他們給他取名叫菲多爾。

那時夏利亞賓一家移居到離喀山六俄里的奧麥托沃村，不久又遷往喀山城蘇康諾鎮。伊凡·夏利亞賓在鄉村教堂下級職員那裏學會了認字，他很費力而頑強地獲得了一些教育，充當了辦公處所的抄寫員。

夏利亞賓家庭的生活與阿廖沙·彼什科夫——未來的俄羅斯偉大作家高爾基在下諾夫哥羅德城烏斯賓教區度過童年的卡希林家庭的生活相似。

阿廖沙·彼什科夫的外祖父，“下諾夫哥羅德染業公會會長”華西里·卡希林殘暴地虐待憐愛外孫的外祖母。夏利亞賓的父親也毆打妻子——一位善良的俄羅斯婦女。有一次，菲多爾·夏利亞賓企圖保護母親，父親很殘酷的懲罰了他，穿着單衣的夏利亞賓被趕到只有二十度的寒冷的街道上。

夏利亞賓說他父親在清醒的時候是一個安靜、沉默、有禮貌而又有怪脾氣的人。

在一張褪了色的照片上，對着我們瞧的是一個戴羊皮帽子、有白鬍、嚴峻的、顴骨突出的人的面貌。這是一個飽經窮困與生活艱辛的農民的面貌。

最初，伊凡·夏利亞賓每月二十日領取工資的時候喝酒，後來變為每天喝酒。菲多爾·夏利亞賓記得等待他父親從酒店回家的每月二

十日，母親懷着恐懼心期待一家之主的當家的歸來。四周都是恐怖，整個鎮上的情景都是一樣的：酗酒、毆打、窮困、爭吵。

菲多爾·夏利亞賓的父親畢竟懂得讀書識字的好處，雖然他所了解的只是讀書識字的人可以到辦公處所作事。菲多爾被送到教區所屬學校念書。後來又去學手藝，先是學做鞋匠，後又學做木匠。

夏利亞賓後來回憶說：“天知道我那時頭上挨了多少揍！”

有一次，夏利亞賓被迫去抬沉重的木料。他在木料的重担下跌了一交，他沒有哭。“哭又有什麼用呢？明天仍舊要去抬同樣的木料。”

夏利亞賓同時代的人的生活遭遇和他是一樣的，他們被送到師傅那兒去當學徒。多年以後，夏利亞賓成了全世界聞名的演員，他以巡迴演員的身分到喀山參加音樂會的時候，還遇見了昔日蘇康諾鎮上同受艱苦生活折磨的一些伙伴。

在這樣惡劣的生活境遇中，怎會引起孩子對藝術的愛好呢？

從幼年時代起，夏利亞賓就看出，勞動者如何在歌曲中得到慰藉，如何在歌曲中發抒自己的憂愁。婦女們在紡車唧唧的聲音下，歌唱潔白的、柔毛般的雪花，歌唱少女的悲哀，歌唱松明，抱怨松明燒得不够明亮。夏利亞賓回憶起他的童年時期，窮困的小木屋，晦暗的松明亮光——“松明的確燒得不够明亮……”

夏利亞賓對歌曲的愛好就是這樣產生的。

民歌又是歌曲的第一個學校。人民歌唱自己悲慘的命運。自然，年青的夏利亞賓也唱歌。他希望能夠唱得動人，但是自命為專家的人們認為這個孩子的聲音沒有經過加工。

夏利亞賓從街頭藝人，尤其是小丑雅科夫·馬莫諾夫——“著名的小丑雅什卡”得到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老一代的人記得狂歡節時的廣場戲，在廣場中破舊的地氈上表

演的普通街头滑稽藝人。这些幼年的回憶，即使不能記牢一輩子，也是長久难忘的。

“我站在廣場戲棚前面，深深地被街头藝人所吸引住，直到兩腿都麻木了，兩眼也被雜技演員燦爛奪目的衣服弄花了。

我想——要是我能成為雅什卡這樣的人，那才幸福。

在我看來，所有的演員都是充滿了無窮快樂的人們，他們愉快地扮演滑稽動作，開玩笑，哈哈大笑……”

这些就是夏利亞賓幼年時代的印象。

在木匠那裏的學習結束了。菲多爾·夏利亞賓由於識字的緣故，到了一家當舖“彼欽金公司”去工作，以後充當帳房抄寫員，月薪八個盧布。因遺失了重要單據，結果被解雇了。他又充任過教會法院的抄寫員。

夏利亞賓回憶說：“我初次上劇院去時只有十二歲。那次上演的是歌劇‘俄羅斯婚禮’。第二天看的是‘美迪亞’，這齣戲使我大哭了一場。”

可以想像一下當時在喀山的劇院與演員，很難說所有這些演員都合乎水準，可是和一座真實的劇院的初次接觸，引起了夏利亞賓深刻的印象。

“劇院使我着了迷，幾乎信口開河……在家裏我向母親講述我所看的戲劇，我急切想把充滿我心內的快樂分一些給她，那怕一點點也是好的。……

我尤其想向母親講述興奮的全部戲劇生活所圍繞的軸心——愛情。但是一說到愛情就不知怎的感到為難。是的，我還沒有力量很簡單明瞭地來講述愛情，我自己還不了解為什麼在舞台上把愛情說得那麼美麗、崇高與純潔，而在蘇康諾鎮上，愛情却是骯髒無恥的事，要

引起惡意的嘲弄；爲什麼在舞台上愛情會激起丰功偉績，而在我們鎮上愛情却要招到打擊，難道有兩種愛情嗎？難道有一種愛情是被認作生活上最大的幸福，而另一種愛情則被認爲是淫亂與罪過嗎？

“當然，我那時對這個矛盾的認識是不深刻的，不過我不能不看出這個矛盾，因爲它已經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夏利亞賓的這些回憶，向我們揭露了生活境遇的悲慘景象，這些景象也就是後來高爾基用極大的力量，含着憤怒向我們描述的。

夏利亞賓又回憶說：“那是我的艱苦時期，我甚至忽然起過自殺的念頭。但是我現在懷着愉快的心情來回憶那個艱苦的時期，因爲痛苦是怎樣生活這門科學最好的學校。”

我們以後可以看出，青年時代的痛苦並沒有教會這位藝術家“怎樣生活”，但是，艱苦的生活顯然對他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在喀山，十五歲的夏利亞賓初次和藝術接觸。他是劇院中的龍套角色，在美耶貝爾的歌劇“非洲女”裏向華斯科·達·加馬喝一聲“烏拉”。夏利亞賓第一次充當演員是在夏季花園的劇場中，扮演法國歌唱劇“匪徒們”中的憲兵羅熱。夏利亞賓應該扮成一個魯莽的、不靈巧的小伙子。

“我興奮得說不出話來……但是我一上了台就感到無法形容的恐怖。我很笨拙的走近台口，想說些話，想做做手勢，可是恐怖使我的聲音失去，我張着口站在台上，那個時刻真難堪。觀眾大譁……只得落幕。這次事件以後，我就很丟臉地被革除了。”

以後，夏利亞賓又在“欽差大臣”一劇中充當了德日莫爾德一角。生活並不快樂，可是總比典當鋪或教會法院中抄寫員的生活要有意思得多了。

經過了這些並不太成功的初次登台以後，夏利亞賓就去參加了

帶有魔術表演的音樂會的演出。他扮演朗誦者的角色，誦讀涅克拉索夫的作品，讀至中途停頓下來，沒精打采地說：“忘記了！”以後就離開了舞台。哄笑鼓掌。夏利亞賓即刻回到台上，重新從頭讀起，一下又停了，微笑着又說：“忘記了”，觀眾笑了起來，鼓掌。這個瘦長、不整齊的少年有一種吸力。榮譽只有這些，可是荊棘卻不少。

飢腸轆轆，又無家可歸。夏利亞賓同流浪人、游民聚在一處，同他們一道飲酒，向他們唱歌。流浪人傾听了他的歌聲，稱讚說：“唱得真不壞！你这傢伙！”

夏利亞賓沒有拋棄想作演員的念頭。他後來回憶起街頭藝人“小丑雅什卡”說：“也許就是這個獻身於羣衆娛樂的人，使我对舞台，对与现实那麼不相似的‘表演’的興趣很早就得到了啓發。”

夏利亞賓的父親教訓夏利亞賓說：

“小窟窿，你还是去做打掃街道的人吧，不要上劇院去。你这小畜生，做一個打掃街道的人，还混得到一塊麵包，上劇院去有什麼好處？”

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夏利亞賓的父親替他想出了“小窟窿”這個不雅的綽號。

在喀山的夏季劇場中，夏利亞賓認識了一些演員，他們勸他去試一試歌劇。有一個名叫謝門諾夫-薩馬爾斯基的劇團主人正在籌組劇團到烏法去表演。夏利亞賓參加了這個劇團，每月津貼十五個盧布。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初顯身手。有一個演員病了。“哈卡”劇中宮廷官一角就由夏利亞賓來充當。大獲成功。

“人們向我鼓掌。這個初次的成功使我興奮得以至離台時絆了一交。鼓掌聲中又加上了哈哈大笑的聲音。我勉強地走到化裝室……我第二次演出的角色是‘遊吟武士’一劇中的菲迪南。”

劇團主人把夏利亞賓的月薪增加了五個盧布，並且決定爲他舉行“演員福利義演”，當時演員們稱這種演出爲“藝術家的命名日”。夏利亞賓在他的第一次“福利義演”中，演唱了“亞斯考爾德夫墓”一劇中的神祕客。

“我因此得了八十五個盧布和一個銀錶。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

除了銀錶以外，夏利亞賓買了一件絨布襯裏的皮短上衣。他就在這種裝束下，乘第一個演劇季節結束的時候，回去探望已遷居到薩馬拉的父母。緊接着烏法的成功，又是不怎麼好的境遇，流浪的生活，辦公處所的文件抄寫工作。

夏利亞賓父母的生活變得很悲慘。在夏利亞賓的“我的生活斷片”一書中，他描寫了從烏法回家時的情景。

“我從窗口看見母親背着帆布袋從外面走進院子，她進了屋子就親切地招呼我，她感到羞愧地把肩上的帆布袋取下，塞在屋角裏。

父親說：‘唔，母親在乞討度日’。”

夏利亞賓終究不能永遠放棄劇院，他拋棄了文件抄寫工作，去參加劇團主人留比莫夫-德爾卡奇所主持的“小俄羅斯劇團”。

夏利亞賓的每月津貼是二十盧布。他也有另外的收入。有一張保存下來的收據上寫着：

“今收到參加業餘演出報酬十盧布。夏利亞賓。”

父親與兒子同攝了一張照片。兒子穿着當時流行的短上衣，淺灰色的褲子，結着領帶、胸飾，完全崇尚時髦，他已經是職業演員了。

一八九一年夏利亞賓在巴庫離開了留比莫夫-德爾卡奇的“小俄羅斯劇團”。日後夏利亞賓成了聞名的演員，他還記得他的挨餓的少年時代；當他回想起他和“小俄羅斯劇團”的同志們在伏爾加河畔燒

薄粥吃的情景，不禁笑起來。

一八九〇年被認為是夏利亞賓藝術生活開始的一年。但是這並不是說從這時起，這位偉大演員的生活就一帆風順。離開“小俄羅斯劇團”以後，命運把夏利亞賓引進一個名叫拉薩爾的法國人所組成的歌劇團，可是不久拉薩爾的劇團解散，夏利亞賓就名副其實地流浪在街頭。他曾在巴庫充當碼頭工人，把貨物從碼頭搬運到車站。居住在貧民窟，僥倖沒有死於流行的霍亂症。

從巴庫，夏利亞賓流浪到梯弗里斯，參加了一個名叫克留恰列夫的劇團。後來劇團主人破了產，夏利亞賓又重新流離失所了。

年青人看見了官方的梯弗里斯。它是“皇帝陛下的總督”在高加索的首府。從沃朗佐夫總督時代以來，總督的官邸就模仿了沙皇宮廷的禮儀與傳統。無家可歸的人從總督官邸前街道上經過，都是很危險的，因為官邸門口有穿着契爾克斯克人裝束的哥薩克衛隊，抽出馬刀正在放哨。

還有另一個梯弗里斯——索洛拉卡區。在這裏，有在豪華上與沒落中的格魯吉亞貴族匹敵的、亞美尼亞巨族的私邸。

最後，還有擁擠在圓形廣場中的平民，他們幾乎用着二十種不同的語言和方言在爭論、叫喊着。酒店裏充溢着津津誘人的氣味，街上燒着烤肉，地窖裏傳出了酒香，在这一切的上面是炙熱的太陽、燦爛的南方天空。

年青的菲多爾·夏利亞賓就在這樣的天空下徬徨遊蕩着，無家可歸，面有飢色。

後來，夏利亞賓很憤怒地皺着眉頭說：“為什麼我該去愛人呢？”
“我沒有理由去愛他們。”

夏利亞賓說這話時，正是他聲譽極盛的時候。他忘記了遭遇比他

更壞的一個人。那個人被關入了梯弗里斯麥捷赫斯克堡的監牢，監獄與貧民窟是他的大學。可是這個人——高爾基保持了对人們、對人類偉大的愛——夏利亞賓缺少這樣強烈的、壓倒一切的情感。

同時，在夏利亞賓的道路上，在他生活最困難的時候，他得到了善良人們的同情與關懷。在梯弗里斯時，夏利亞賓曾經想自殺過。他想到一個軍器店去問問手槍的價格，假作是試槍把子彈裝進槍膛，然後乘機對準自己額頭一槍。後來他放棄了用手槍自殺的念頭，去站在庫拉河的橋上，低著頭長久地俯視著橋下奔流的河水。歌劇合唱團團員意大利人龐特把夏利亞賓從飢餓中，也許也可以說是，從自殺裏挽救了出來。

十七年以後，夏利亞賓重到梯弗里斯——這個他曾經窮愁潦倒的地方來唱歌，“全梯弗里斯”——總督、軍政當局、貴族豪門都向這位幾乎曾在這裏窮困致死的人鼓掌。

鼓掌最熱烈的人，也許就是那位曾於一八九三年在“新觀察”報上，用下列幾行字來評論夏利亞賓的批評家：

“聲音不夠大，在低音的聲域上不夠深沉。”

梯弗里斯的不幸、窮困與痛苦在繼續著。但是夏利亞賓在這裏找著了他的第一位，同時也是唯一的一位唱歌教師——歌劇演員烏薩托夫。

那時，梯弗里斯的人民常到遊樂的地方——普希金花園去。那裏有吸引人的俄羅斯合唱團。夏利亞賓是合唱團的一名團員，每晚津貼五十個戈比。烏薩托夫有一次到普希金花園來觀光，發現了這個嗓子極好的合唱團員。烏薩托夫來不及等到幕間休息，就走到後台去。他建議夏利亞賓從他學習唱歌，並且答應免收學費。夏利亞賓十分冷淡地接受了烏薩托夫的建議，他說：“吃都吃不飽，上哪裏去學習呢？”